

文化百科丛书
WENHUABAIKE CONGSHU

SHIJIEWENHUA YU
ZIRANYICHAN

世界文化



宋涛◎主编

自然遗产

辽海出版社

文化百科丛书
WENHUABAIKE CONGSHU

SHIJIEWENHUA YU
ZIRANYICHAN

世界文化与
自然遗产(下)

宋 涛 主编

辽海出版社

古罗马大竞技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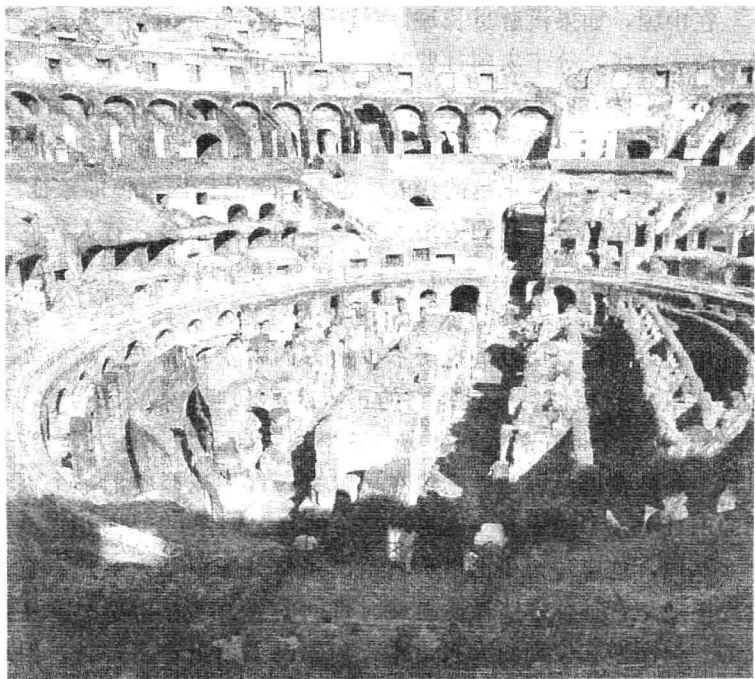
在中国，如果没游过长城，等于未到过北京。在意大利，如果不游竞技场，等于未到过罗马。被称为世界八大古迹之一，在罗马最吸引游人的大竞技场（科洛塞奥竞技场），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市中心威尼斯广场南面，古罗马市场附近。它是迄今遗留下来在古罗马建筑最卓越的代表，也是古罗马帝国永恒的象征。

说起这座建筑，我们中国人给它起的名字很多，有人称它为“斗兽场”，因为这里曾是角斗士与猛兽相斗以供皇帝、贵族竞技、赛马、阅兵、赛船、歌舞；也有人称之为“露天剧场”，因为这里可以演剧，而且散见于不少地方的古罗马露天剧场确实与这一建筑十分相似。不过，它的正式名称却叫“高尔赛奥”，即 colosseo，这个词在意大利文中的意思是“高大”、“巨大”。当时取这一名称据说是因为：它建在尼禄皇帝御用花园中的一个人工湖的旧址上，旁边原有一座尼禄皇帝的高大铜像。

然而，这座建筑史上堪称典范的杰作并非罗马人之功，它是由提图斯皇帝远征耶路撒冷凯旋时带回的 4 万名俘虏费时 9 年建成的。提图斯在位期间大兴土木，为罗马人留下许多福祉。但在犹太人眼中，他却是一个天杀星：东征时，他钉死的人是如此之多，以致“再也没有地方可以立十字架，再也没有十字架可以钉人”。犹太民族从此开始了绵延千余年的漂泊生涯。公元 80 年，工程完成，举行了为期 100 天的庆祝典礼。在此期间，古罗马统治者驱使大批奴隶角斗士和各种动物上场表演，5,000 头动物死于“沙场”，角斗士同样死伤无数。这个由千千万万奴隶建筑起来的竞技场，却又成为奴隶与奴隶、奴隶与野兽厮杀、殴斗而供皇帝和显贵们寻欢作乐的地方。有人说，只要你抓一把台上的泥土，轻轻地一捏，就可以见到印在手上的血迹。

古罗马竞技场的建筑技术是值得后人借鉴的。竞技场的结构是用火山灰混凝土做出筒形拱与交叉拱做成的。根据结构构件的受力情况合理选用了不同的材料，古罗马人已经能够通过计算压力来确定建筑墙壁的厚度，使竞技场四周的墙壁变薄，增加了有

效空间。建筑的基础部分用坚硬的火山石混凝土，墙壁用凝灰岩混凝土，拱顶则用轻石混凝土。在混凝土的外面使用灰华石。



罗马竞技场有4层结构，能容纳观众5万人以上。在这里举办人与人、人与兽的惊险格斗比赛。

竞技场的外墙高57米，均为大理石砌成。上下分四层，底下三层为连续的卷柱式拱廊。各层采用不同的柱式构图，由下而上依次为塔司干式、爱奥尼克式与科林斯式。第四层为实墙，外饰以科林斯式壁柱。立面建筑形式的处理浑然一致又各具特色，使庞大的建筑显得开朗明快、富于韵律感。

竞技场二三层的每个卷洞内，立着一尊尊的雕像，前面设有栏杆，共160尊雕像。这些雕像英武雄壮，姿态各异又不重复，无不显露出希腊的艺术风格，更衬托出这一建筑的宏伟气魄。公元196年，罗马战胜了马其顿，做了希腊的“保护者”。50年后，索性把希腊作为罗马的属地。罗马的统治者很羡慕希腊的文化艺

术，罗马早期以放纵享乐著称的尼禄皇帝，一面自诩希腊观众是他才艺的知音，一面抢掠了大量古希腊的艺术珍品，仅在德尔菲城一城，尼禄就搬走了 500 座青铜雕像。1972 年，一位在意大利的莱奇·马林纳海滨的游泳者，在海底摸到了一尊铜像，打捞出水后，经过 8 年修复向世人展示，轰动了艺术界。经考古学家和艺术家们的鉴定，这件公元前 5 世纪的青铜像，是希腊英雄阿甲克司，看来是罗马人抢了希腊人的雕像，途中遇难沉到了海里。有的学者甚至推断是非狄亚斯的作品。为了满足罗马帝国贵族们的爱好，希腊艺术家和工匠们，成年累月地复制了大量古典时期的雕像杰作。今天我们能够看到希腊艺术珍品的模样，还要得益于古罗马时代留下来的复制品。

竞技场的第四层外墙面装饰比较简单，有点儿像顶层阁楼，有长方形的窗户可以透光。这一层的 $\frac{2}{3}$ 处设有等距离的项链式的支架，是用于固定上端的遮阳棚的。根据 1979 年德国格拉夫博士发表的研究结果发现，从意大利维苏威火山爆发后埋没的庞培古城的街道上发掘出的壁画中可以看到，公元前 59 年意大利庞培城的圆形竞技场的观众，从席台上面看上空，有一个巨大的遮阳的布篷。由奴隶负责屋顶的开关。竞技场墙上的石块原来是有铁条相联的，形成为一体，以后被人拆掉，但痕迹仍明显可见。石墙的材料都是大理石的条石、浮石、巨砖和三合土。内壁是大理石。据计算，建筑时仅条石就有 310 万立方米。用于勾联各石的铁条总重量达 300 吨，从这些材料的数字上可见，它的庞大和坚固是不言而喻的。

竞技场的内部正中是一舞台，即竞技角斗之处。当年角斗士角斗时，舞台的地面需铺一层沙子，所以有些地方的旧竞技场现在仍叫“阿雷纳”（拉丁语“沙子”为 arena）。斗兽时则摆放一些小型假山、灌木丛和树木，以显得更为逼真。原来的舞台长 76 米，宽 46 米，已不复存在，因而露出了舞台下纵横交错的甬道和小室。这些小室是关角斗士和野兽的房间，也有一些演员化妆室。1979 年，这些地下室首次向观众开放，并布置了两个小室供参观，这两个小室布置了考古学家们在这座建筑中找到的一些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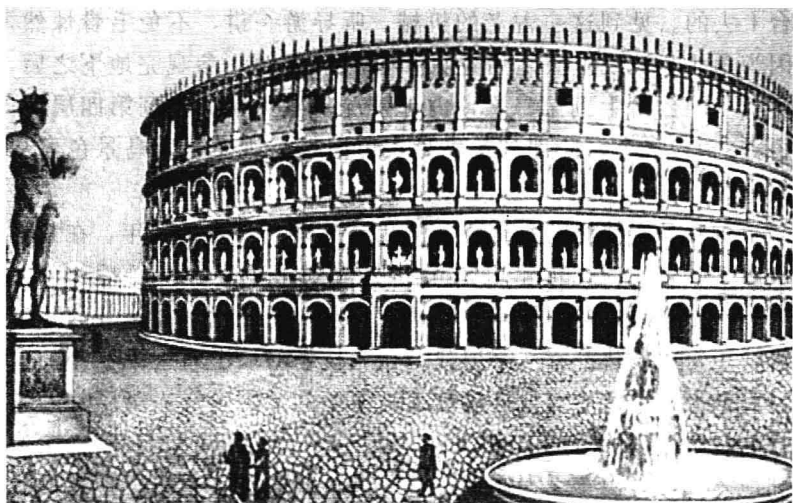
西。令人吃惊的是，其中竟有桃核、李子核、橄榄核、瓜籽皮以及狮子、公牛、野猪、野鹿等动物的骨骼。可见当时的观众是边吃零食边看演出的，而且并无教养，吃剩的东西随手扔到地上。其中还有一件首饰，像是用玻璃状的东西做成的，形状是个舞女，可能是一名贵妇人看演出时丢掉的，她自然是再也找不到她这件心爱之物了。舞台周围的看台现已只剩些砖石平台，显得十分荒凉。原来的看台分为3个区，底层的第一区是贵族和骑士阶级的座位，座位后有金属板与其他座位隔开；第二层为第二区，是市民的座位；最上面的第三层第三区是平民的座位区。在第三区上面有一个夹层，设木椅，是专为妇女设置的。再上面还有一个较大的阳台，观众只能站立观看表演。在第一区第一排的一个地方，前面有高高的栏杆，这是皇帝及其随行人员的专座。由此可见，当时在娱乐时也是等级森严。最近发现，有些座位上刻有姓名，可能是为这些人专设的座位。为什么专设？现在无法得知。最近还发现，有些地方的石头上刻了些人物或动物形象，大多较为粗糙，不像是建造时刻上去的，有人认为是观众为那些胜者刻石像，那时没有报纸，这可能是观众表达对胜者敬意的一种方式。据计算，整个竞技场可容纳观众达8.7万人！其中编号座位达5万之多！这么多的观众入场和散场时确实是个问题。入场时，底层的80个门洞均为入口，按顺序标出数字，凭票按号入场落座。东北部第38、39两门间有一带框的大门，比其他的大得多，这是皇帝入场的专用进口。这里是奴隶主和贵族们娱乐的场所，自然要安排得尽量舒适安逸，例如，在夏天，露天观看自然不够惬意。因此，在外墙第四层2/3高的地方留有一些缺口，烈日当空时，在这些缺口处插上木杆，伸向场内，形成一个大型棚架，上面再盖上布，正好把观众席遮住，而角斗士的舞台上则阳光直射，形成天然灯光照明效果。用以拉这些棚布的绳索错综复杂，一般人是很难掌握的，因此专门从希腊等地请来善用绳索的船工执掌此事。

现在参观高乐赛奥时，可沿台阶下到地下室，那里有古代使用的绞盘，当时角斗士和猛兽就是通过这种绞盘被提升到角斗舞

台上去的。见到这一古老的机械，听导游一讲，不免毛骨悚然，因为角斗士被绞上去之后绝大多数必死无疑。参观完地下之后，可由场内台阶上到第二层，内部情况一览无余。上到第四层后，再登上 50 多个台阶即到最高处，可向场外观望，罗马景色可尽收眼底。

古罗马竞技场同罗马城一样几经兴衰，公元 217 年，在它建成后 100 多年时，被雷电击中起火遭到了破坏。修复后，公元 442 年又遭到地震的损坏。5 世纪下半叶和 6 世纪初，其间几经修缮，每次修建都有文字记载。在竞技场的墙上有大大小小的洞口，据说是那些想炸毁这座奴隶制堡垒的“野蛮”人为了炸毁它打的炮眼。以后大竞技场又在公元 1231、1255、1349 年三次遭到地震破坏，由于无人修理，竟一度任其成了采石场，现在的威尼斯大厦、冈切莱里阿大厦等的建筑物上，都有竞技场的基石材料。直到 1740 年，教皇贝内德托十四世才把它列为圣地，禁止采石，从此它才得到保护。到公元 800 年以后，先后在 4 个教皇当政时期得到了修缮。1893—1896 年间，意大利王国首相圭多巴切利曾对大竞技场的地下结构进行了发掘。又把以前教皇建的“十字形路”拆除掉。意大利统一后，教皇被意大利限禁在梵蒂冈宫，从此教皇国成了历史的陈遗。古竞技场由意大利王国政府进行修饰。

高乐赛奥虽然饱经沧桑，但这么高大的建筑至今仍巍然屹立，这不能不感谢这座建筑的无名天才设计师。最近的钻探研究表明，整个建筑坐落在一个由岩石和混凝土砌成的环形底座上，这一底座也呈椭圆形，环宽达 51.5 米，厚达 12 米。更为巧妙的是，在这巨大的环形底座下面，还有一层厚厚的沙土，这样一来，不仅使建筑物对底座的重压分布均匀，而且能缓冲地震时的震动，这大概是这一貌似危险的建筑经过那么多次地震而安然无恙的主要原因。因此，这座建筑不仅是古罗马建筑艺术的代表作，在建筑技术上也有许多十分先进的东西。高乐赛奥不仅是斗兽场，而且还能充满海水表演小型海战的情景。在当时，充水、防漏等，均极为不易，可见罗马人在这些方面已有相当先进的



古罗马竞技场复原图

技术。

公元7世纪后期，有一位著名的修道士叫作贝达，他写了很多作品，后来被称为圣人，他在一部作品中写道：“何时有高乐赛奥，何时便有罗马，何时高乐赛奥倒塌，何时罗马便将灭亡，罗马灭亡，世界也将灭亡。”他的这一作品流传开来之后，在人们的心目中，高乐赛奥便逐渐成了罗马永恒的象征，永恒之城——罗马的说法也便流传开来。当然，追根溯源，罗马的永恒，高乐赛奥的巍然屹立，自然应归功于古代无名设计师、建筑师和劳动人民的才智。

罗马人将这一建筑视若珍宝，这倒不是因为怕它倒了之后世纪末日来临，而是因为，这是罗马的象征，是意大利的骄傲。因此，对这座建筑的状况，人们十分关心。前不久，曾因它而引起一声虚惊：1995年6月的一天早上，一名公共汽车司机开车经过高乐赛奥时，发现它的墙边有一个直径两米的深水坑。他立即停下车，向有关方面报警。当局对此十分重视，马上派消防警和一些专家前往现场，展开仔细调查。一向消息灵通的罗马新闻记者很快捕捉到了这一情况，报道了这名司机报警的消息，说那个水

坑可能是地基塌陷所致，斗兽场有倒塌的危险，引起一场轰动。消防警和专家们现场调查后发现，那个水坑并非塌陷，而是煤气公司修理煤气管线时挖的一个坑，因需继续施工，晚上未将坑填好，也没有加盖，偏偏这天夜间突降大雨，清早虽已天晴气朗，坑里却积满了雨水，引起了这场虚惊。最后罗马市公共工程局局长正式出面澄清，一场风波才算平息。

世界上还有两座保存较为完好的古罗马时代的竞技场，一座是意大利的长波内，另一座是突尼斯的艾·杰姆圆形竞技场。艾·杰姆圆形竞技场坐落在突尼斯东部苏塞城与斯法克斯城之间的杰姆村。建于公元 230—238 年。是现在世界上名列第三，保存最好的古罗马时代的竞技场。这座椭圆形竞技场宏伟壮观，长轴 148 米，短轴 122 米，是用 $100 \times 70 \times 50$ 厘米的大石块建的。四周看台宽大，可容纳观众约 3.5 万人。位于中间的竞技场呈椭圆形，长轴 65 米、短轴 39 米，周围竖立了 3 米高的安全石墙。1726 年，奥斯曼帝国皇帝镇压抗拒捐税的平民，下令向场内群众开炮，致使竞技场被毁坏，残存的部分仅有原来的 $\frac{3}{5}$ 左右。但大部分安全墙、竞技场、地下通道、拱廊以及部分阶梯式座位基本上保存了下来。当时这里也同古罗马竞技场一样并不仅限于兽与兽斗，有时是战俘、奴隶互相格斗或人与兽斗，场面极为凶残。

古罗马时期盛行一种残忍的竞技娱乐活动——角斗，也称格斗。这种以流血角斗为娱乐庆典活动的习俗，最早兴起于邻邦伊达拉里亚，传入罗马后又把它发展为一套完整的人与人斗、人与兽斗和兽与兽斗的血腥娱乐。罗马人最早的角斗记载见于公元前 264 年，那是为了纪念罗马一显贵家族中一名成员的葬礼而举行的。此后的二三个世纪里，角斗便一发而不可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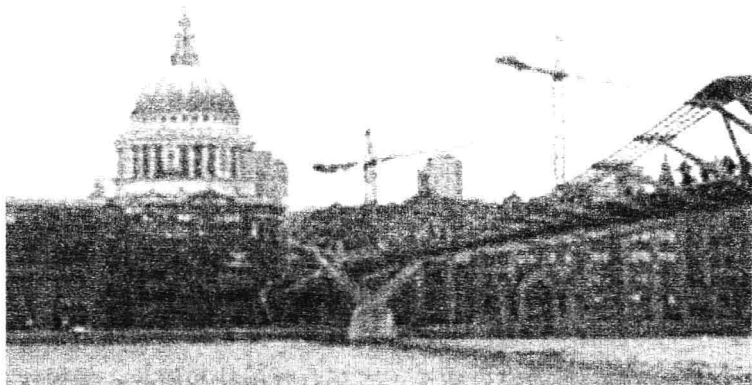
罗马帝国连年的扩张战争使许多摩尔人、斯基台人和尼格罗人等战败被俘，他们大多送去充当了角斗士。著名的斯巴达克也是在一次反抗罗马军团的作战中被俘而沦为角斗士的。后来角斗竞技的商业利润不断增加，对角斗士的需求量日益加大，于是被判刑的罪犯、普通的奴隶、破产的年轻人等等都列入角斗士的范

围。后来，一些贵族还发现了角斗士的一种新用途，贵族们买进一些角斗士，将他们武装成卫队，作自己的保镖或者干脆出租表演以谋取暴利。当时，罗马上流社会盛行观看残酷的角斗竞技表演，上场者像斗牛一样地展开血腥的角斗而奴隶主贵族则从这种惊心动魄的厮杀中寻欢取乐。角斗竞技以仪仗游行和一场假斗开始。一声号角响过之后，竞技便开始了，竞技的规模有时达到上百人，角斗士们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在竞技场上拼杀格斗；如果有人拒绝格斗，就要被鞭子和烙铁赶出场外；当被击伤时，角斗士常常举起食指乞求观众的怜悯和饶恕，这时，看台上的贵族们要么挥动手帕表示宽恕，要么就伸出拳头，再用大拇指做出死亡的手势以宣判死刑。于是，被杀死的或快要死亡的角斗士被拖到一个特定的地方，他们被搜走一切随身所带的东西，满身鲜血地结束了生命。塞内加是罗马元老院议员，也是公元1世纪的著名哲学家，一天中午，他到了竞技场，所见所闻令他深为义愤，他曾这样写道：“与竞技场上角斗士的格斗相比，先前的一切战场拼杀可算是很仁慈的了。现在，不必要什么技巧，这里有地道的杀人凶手，角斗者没有护身物，他们的整个身体都露在外面供殴打。他们又何必必要盔甲呢？有了那些也只不过是延长死亡而已……早上是把人抛出去同狮子和熊搏斗，中午他们自己在观众面前互相厮杀。一个人刚被杀，观众就大声叫喊‘再杀一个！’或者叫另一个来杀他。胜利者迟早要被另外的人所杀，最后，每一个角斗者都会死去……”对奴隶主贵族和某些观众来说，最有刺激性的表演是人兽相斗。公元前65年，凯撒在给他父亲举行葬礼时曾用640名角斗士和已定罪的犯人进行比赛，强迫他们分批同野兽搏斗。身穿凶神服的几个恶煞将角斗士抛入场内，喝令他们去攻击野兽，在人与狮或熊格斗中，鲜血飞溅，夹杂着尖叫声和皮开肉绽的血腥味……在古罗马，并不是所有的人对这种充满血腥味的残暴游戏都津津乐道，当时著名的雄辩家西塞罗就对此深表反感，每当他被迫前往竞技场时，他总是带着书报，不观看表演而专注于自己的事情。曾经有两位哲人和一名基督徒，为抗议这种非人的残忍表演，在竞技场献出了生命，到了安东尼皇帝时期

(161—180)才制定相关的法律，不准再将奴隶买为角斗士。不过，角斗表演一直持续到公元5世纪初才告结束。

圣保罗大教堂

中世纪的罗马教堂有一种从古典建筑中汲取的特殊的、略带冷峻的、严肃而端庄的美，它们采用了拜占庭时代第一批教堂、寺院的结构，重新组合了门厅、后殿及堂内的祭坛、凯旋拱门，给了它们一种新的秩序，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教堂一般都是设在长方形的地基上，内部的各个空间用长排的雄伟大圆柱进行分割。如果你在看惯了辉煌精致的巴洛克风格教堂之后，想领略一下中世纪教堂的风采，那么，就去城外的圣保罗大教堂吧。虽然它是于本世纪初在原教堂的余烬中重新修建的，但属原教堂的忠实翻版，完全保持了古罗马君士坦丁风格教堂的特色。



圣保罗大教堂和千禧桥

圣保罗大教堂坐落在离奥莱里亚耐城墙两公里远的空旷区域，初建时它的周围是一片广阔的田野，为此被人们称作“城外的圣保罗”。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在据说是传教者圣保罗为主殉道的墓上筑起了金座教堂。墓地附近有三个缄口苦修会修道院。传说圣保罗被异教徒斩首之后，头颅落地时反弹着跳了三下，顿时地面上涌出了三股清泉，修道院就是筑在泉眼边上的。

395年，罗马皇帝奥瑞里奥在任时，教堂被扩建，自此直到16世纪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落成，城外的圣保罗教堂一直是罗马最大的教堂。从13世纪至15世纪，教堂一次次被修缮美化，许多艺术大师们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成果，这里集中了珍贵的镶嵌画、壁画与浮雕，享有艺术宝库的美名。

1823年7月15日，由于整修时的疏忽，描金的木制天花板意外起火，烈焰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几乎完全吞噬了这座辉煌、罕见的古罗马教堂，除了正门的一部分、大厅的凯旋拱门和十字耳堂及廊庭花园之外，所有其他部分都付之一炬。法国作家司汤达当时正在罗马，对这一不可弥补的惨剧，他在《罗马漫步》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

“火灾发生的第二天，我去了圣保罗。它给我留下了一种庄严同时凄丽的美感，恰如莫扎特的音乐一般。灾祸留下的可怕痕迹还是如此活生生地展现在那里，教堂内堆满了半焦的冒着青烟的横梁，被劈开砸断了的大圆石柱仿佛时刻有倒下来的危险。深深震惊了的罗马人到这里祈祷，来看他们被火烧掉了的教堂。”

虽然司汤达“毁掉也是一种美”的叹息呈在这一珍贵文化遗产遭受的巨大损失面前显得肤浅；但他的描绘给后人留下了火灾之后的真实场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教廷决定重新修建圣保罗大教堂，并声明将在所有文字和绘画资料的基础上，尽量按原教堂的结构和规模重建。鉴于工程的巨额需要，教廷不得不向全世界发出了集资的邀请；这一计划立即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除了提供了大量的金钱和人力之外，很多国家元首还为此捐赠了珍贵的建筑材料，埃及总督赠送了雪花石膏圆柱和镶片，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赠送了大批孔雀石，后来被雕成大殿内的祭坛。修筑工作整整用了一个世纪的时光，它的竣工是以大殿内一百根大理石圆柱的完成为标志的。重建的圣保罗大教堂宏大庄重，忠实地再现了教堂的昔日风貌，但仿佛始终有一层淡淡的薄雾笼罩在它的周围，也许是因为它地处城外，也许它不像其他教堂那样古老，那样豪华，还有许多说不清的原因，除了虔诚的朝圣者外，游人似乎不太喜爱这只从火灾余烬中飞出来的凤凰。

一到圣保罗大教堂，即使不了解它的历史，你也会情不自禁地对它产生一种敬畏的感觉。它的正门前的四方形门廊庭院是原教堂没有的，这里绿草如茵，几棵巨大的热带棕榈在草坪上投下它们安详的影子。庭院四周的高大圆柱显得肃穆庄严，你在他们中间缓缓走过，抬手抚一下圆润光滑的大理石，一股刺骨的冰凉透过手心直侵入肌体，你会不由地打一个寒战，赶紧垂下手来。你不能解释为什么这里会有如此的气氛。傲然挺立的圆柱似乎顾影自怜，拒绝人们的爱抚。同样是地中海的骄阳，同样有碧绿的草地和茂盛的灌木，这里却不同于其他教堂，那高高的、美丽的热带棕榈给人带来的一向是活力和暖意，在这庭院里却显得格外孤独。庭院的中央立着一尊圣保罗的雕像，他面目严肃，一手持宝剑，一手拿着给众教徒留下的告别信：“我一生经历了艰辛和困苦，我坚守了我的信仰。如今人生的旅程已尽，我预备为主的事业而献身……”也许从这些话语你能明白一点教堂的悲凉气氛吧。抬起头来，眼前是由梵蒂冈镶嵌艺术大师们集体创作的大型镶嵌画，在太阳的直射下闪闪发光，显得壮丽豪华，但那浅蓝色的基调与周围的雪白大理石相衬，更有超凡脱俗的味道。或许这是人为的一种冷调子，想引人步入纯净的天上世界？

一跨入大殿，你顿时会生出一种迷茫无助的感觉来，巨大的空间内一百根高耸的圆柱庄严地托起一个个半圆的拱门，柱头精雕的花叶灿烂夺目，你不由得会有一种错觉，这难道是一座被完整无缺、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的中世纪大教堂吗？沿着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你昂着头径直向前走，像是要迎着一种力量、一种希望似的走着，你的身后，孤独的足音在空旷的大厅里回响。柔柔的光从高大的弓形窗户里射进来，你会突然被那窗玻璃上美丽的波浪纹所吸引，一径走到它的下面，这才发现镶在窗框上的是被削得极薄的、打磨得极光滑均匀的钙质雪花石膏片。于是你忘情地一扇一扇地看过去，围着大殿整整走了一圈。那淡黄的透明底上泛着橙色、浅绿色、灰色、雪白色的纹，曲曲折折、袅袅婷婷，深的如乌云压顶，浅的如烟似雾，竟找不出一块重复的来。停下脚，你才明白这里面的光线为何是如此柔和，如此朦胧。

大殿的尽头是教皇祭坛，除了教皇之外，没有任何人有权在此主持弥撒。祭坛的上方是一个 13 世纪制作的绚丽的华盖，在火灾中幸亏它上方凯旋拱门的保护才没有被毁掉。祭坛的位置正设在圣保罗的墓上。如果你是个有心人，那么沿着大殿移步的时候会发现大圆柱壁上的小圆框，每一个框中都有一位教皇的镶嵌肖像，共 265 尊。说实话，除了专修天主教历史的学者会移步逐一辨认，很少有人——看它们，更没人能道得出教皇们的故事来了。

从大殿右边的门出去，你就来到了圣保罗大教堂的廊柱花园，这是 1823 年火灾中没有被焚毁的珍贵部分。它精美雅致，与教堂前肃静的庭院和空旷的大殿相比，显得更温馨美丽。廊柱花园建于 13 世纪，是瓦萨莱多的杰作，也是现存的 13 世纪最典型的建筑与装饰相结合的作品。廊院属阿拉伯科斯马特斯风格，它的结构是这样的：精致秀丽的双排小支柱托起高雅的拱顶，柱子的制作分光滑型、双重型、扭曲型等，一部分的柱身完全是用彩色大理石镶嵌的。这回廊的内侧陈列着许多浮雕碎片和不完整的雕塑，都是从火堆里抢救出来的古物。也许是廊院的异国情调，也许因为它小巧玲珑，这里竟是整座大教堂中最温暖、最有人情味的地方。花园中央的浅盆小喷泉的池底静静地躺着几枚硬币，时时有人弯腰捧起圣水浇湿前额，然后划着十字笑盈盈地离去。栽在草坪四周的是各色玫瑰，几朵浅黄的花儿正在凋零，花瓣落在黑土上显得很安详，它们的身边，一丛深红的花儿在怒放。

圣保罗大教堂殿内的忏悔亭的小红灯被点亮了，在这庞大的空间里如同无垠的天空中的几颗弱星。一个老妇人跪在那深色樱桃木雕的小间前，双手托在胸前，显得孤零零的。你望着她布满皱纹的脸和身边的采购袋，猜想她的忏悔也许只是一种寻求宽慰的方式，因为小亭的里头有人在耐心地倾听她，一如既往地安抚她，再三表示永远不会抛弃她。安慰和关注对每一个人来说是何等的重要，特别是在人生最后一站，许多人会显得无助和孤独。你重又转向后殿的巨型镶嵌画，那上面的天主眉目和善，他望着

你，望着在他脚下延伸的直排圆柱，望着向外开着的门，欲语还休，仿佛那句神秘的话永远凝在了他含笑的双唇上。他知道，每一个进到这里的人，只要望着他的眼睛，就能读懂那句话的含义。

特莱维喷泉

喷泉素描：一提到特莱维喷泉，看过意大利卓越的电影艺术家弗里尼导演的《甜蜜的生活》的人，一定会想起女主角在晶莹的喷泉水花儿里沐浴的浪漫镜头。这座罗马最著名的喷泉是全城最拥挤的景点之一，除了深夜，想在这里找到一块空地实在是件难事。

同罗马所有的古迹一样，特莱维喷泉的后面也隐藏着历史和许多复杂的故事，历任教皇、权贵和艺术家们的轶闻纠缠在一起，为它的壮观和美丽平添了几分神秘。喷泉依附在波利宫的南面楼身上，它是罗马现存最晚的一件巴洛克风格的杰作。喷泉中的雕塑表现的是海王得胜而归，穿过高耸的凯旋门时的场面。群雕中央是威武雄健的海王，他伟岸的身躯和健壮的肌肉体现了力量和勇敢，脚踏着巨大的海贝做成的马车，车由两匹生着翅膀的海洋骏马拉着，其中一匹高抬前蹄，头往后昂，拉住它的海神紧紧地挽住嚼子，由于用力，海神的身体也向后倾倒。这匹马代表着汹涌澎湃、野性未脱的河流；另一匹海马由平静地吹着海螺的海神牵着马鬃，它稳重驯服，是平静的河流的象征。海王的雕像是被树立在一个由四根圆柱撑着的、布满浮雕的壁龛中的。这组雕塑是由彼得·布拉齐完成的。海王的左右两侧相对矮小的神龛中，有两尊美丽的女神雕像，分别向往着“丰收”和“康健”，是由费利浦·代拉瓦莱雕塑的。这两尊雕像的上方有两块浅浮雕，表现的是围绕这座喷泉的传说：一位少女向一队饥渴交加的罗马士兵指明水源。浮雕上方是四尊立在圆柱顶端的女神像，它们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是一年四季的化身，而是表现甘泉为人间带来的益处：丰饶滋润的田野、果实压枝的树和鲜花盛开的花园。喷泉的最顶端则是教皇的徽章。



罗马最著名的特莱维喷泉展现了海神得胜的景象。由尼科拉·萨尔维设计，于1762年完成，是罗马现存最晚的一件巴罗克式风格的重要作品。

特莱维喷泉又名少女喷泉，它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一队战罢又饥又渴的罗马士兵沿途寻找水源，但因为人生地不熟没有成功。一位热情的乡村少女将他们引到泉眼边。从此，这个泉源又被称为童贞之水，它位于离罗马城墙十公里的东南方向。据载，在源头边上的大树上曾挂有一幅记载这个故事的石板画。历史上第一位修建水道，将“童贞之水”引入罗马城的是奥古斯都大帝的女婿阿格里帕，他在公元前19世纪修建了这个供水系统。阿格里帕是古罗马历史上才华横溢的人物，他是万神庙的筹建人，他筑的万神庙遭火灾之后，才由阿德里亚诺皇帝重建了今日仍矗立着的万神庙。重建万神庙时，阿格里帕的名字被镌刻在门廊上，至今仍清晰可见。

特莱维水道是经过这么多世纪罗马唯一的、至今还“活”着的古老水道，它的幸存是由于水道几乎全是在地下挖掘的，并且相对其他的水道要短一些。第一位重视和珍惜这一水道的是教皇阿德里亚诺一世（772—795）。他下令清理修缮整条引水系统，

将内部积下的钙化物质清理干净，使逐渐形成的分股水流又重新汇在一起。如此一来，主流便又粗壮有力，喷涌如初，“童贞之水”源源不断。

直至1453年，尼科洛五世决定在特莱维水道的上面修造一个巨大的纪念喷泉，它的位置完全不同于今天的特莱维喷泉，是一座由石柱、狮嘴、徽章和泉池组成的喷泉。1640年，卓越的艺术大师贝尔尼尼受乌尔巴诺八世的委托，规划了一座规模更大的喷泉，很快就开始施工。贝尔尼尼设计了一个巨大的泉池，设想在池的中央安置一组群雕，喷泉的上方将架有半圆形的露天石廊。幸运的是，由于资金短缺，他的计划只实施了很小一部分。说幸运是因为教皇为了节省投资，已下令从坐落在罗马城边上的阿皮亚古道上的切奇利娅·梅代拉墓上拆下大理石和华岩石，用来修建喷泉。切奇利娅·梅代拉墓是阿皮亚古道上至今保存得最为完善的罗马古陵墓，它建于公元前1世纪，直径为29.5米，高度为11米，是古罗马将军梅代拉女儿的墓。特莱维喷泉的被迫停工，使这座古陵墓避免了被彻底拆毁的悲惨命运。乌尔巴诺八世在这方面臭名昭著，在修筑喷泉之前，他曾下令拆下万神庙门上的青铜钉子，用到圣彼得大教堂主祭坛上的青铜镀金华盖上面。为此，在罗马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巴尔巴利没有毁掉的，有巴尔贝尼尼来毁。”（*Quel che non fecero i barbari, fecero i Barberini.*）barbari意指曾劫掠过罗马的蛮族，Barberini是乌尔巴诺八世所属的家族名。

1732年，教皇可莱门代十二世重新修建特莱维喷泉，当时呈献给他的方案极多，教皇不知选谁最佳，最后他委托圣路卡艺术学院举行了一场选拔赛。罗马建筑大师尼科拉·萨尔维的方案在众多的精品中脱颖而出。它是最豪华壮观、最具丰富想象力的设计，风姿绰约的喷泉与将作为支撑面的波里宫相辅相成，可谓天衣无缝。整个喷泉充满了动感，称得上是音乐和舞蹈的化身，从无数泉眼里喷出的水花使这种音乐和舞蹈更为形象化。群雕的底基模仿了纳沃纳广场上贝尔尼尼的四河喷泉的岩石底座。1763年，特莱维喷泉正式喷水，从计划到完工，整整用了30年时间。